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後漢書四十七

宋宣城太守范　曄　撰

唐章懷太子李　賢　註

班超傳子勇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為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涉如

涉水獵如獵獸言不能周悉粗窺覽之也東觀記曰超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永平五年

兄固被召詣校書郎校書郎解見班固傳超與母隨
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
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
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
久事筆研閒乎傅介子北地人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漢中人武帝時鑿空開西域封博望侯續漢書作久事筆耕乎研音硯左右皆
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
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一坐所尊則先祭酒今俯祭酒相尊敬之
詞也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
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久之顯宗問固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
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續漢志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後坐事免官十六年
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
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
還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前書音義曰蒲類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固以爲

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爲鄯善去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也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

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曹輩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主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體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

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丈俗吏聞
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
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
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
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
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
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
百許人悉燒死東觀記曰斬得匈奴使屋
賴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也明日

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
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
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
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
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
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
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
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

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于寘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南與婼羌西與姑墨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雄張猶熾盛也張音丁亮反波傍也波音陂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續漢及華嶠書騧字並作騧說文馬淺黑色也音京媚反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龜茲國居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紀東與且末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前書音義龜茲音丘慈今龜音丘勿反茲音沮惟反蓋急言耳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疏勒國

居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也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勑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續漢書曰求得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曰忠也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焉耆國居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姑墨國王居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

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接衣服類烏孫也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國叵猶遂也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

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
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
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谷吉長安人永
為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為郅支所殺張騫武帝
時為郎使月氏為匈奴所閉留之十餘歲乃亡走大宛
窮急即射禽獸給食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
魏絳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
豹之皮請和諸戎公悅使魏絳盟諸戎事見左傳輯亦
和也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鉞刀一割之用
乎賈誼曰莫邪為鈍苧鉛刀為銛
楚詞曰捐棄太阿寶鉞鉛刀兮
前世議者皆曰
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前書曰漢遣
夫人結為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哀帝時劉歆上議
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
匈奴之左臂也西伐大宛結烏孫
裂匈奴之右臂南面以西為右也今西域諸國自
日之所入莫不向化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
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
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
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
艱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
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

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效猶驗也西河舊事曰葱領山其上多葱因以爲名）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前書晁錯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敦煌今涼州縣）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溫宿國王居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也）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異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前書兒寬傳曰臣寬再拜上千萬歲壽）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薦進也勳功也左氏傳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

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
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
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番音潘下同）亦復反
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
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
攻龜茲以爲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
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烏孫國居赤谷
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以爲右夫人）至

孝宣皇帝卒得其用（西域傳曰宣帝即位烏孫
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烏孫以擊創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漢大發十五萬騎五路並出烏孫以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四萬餘級馬牛羊七千餘萬）今可遣
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
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將兵長史解見和帝紀平帝元始二年使謁者大司馬掾持節行邊兵遣執金吾侯陳茂假以鉦鼓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阯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在俗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劉熙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蔡邕月令

章句曰羽鳥翼也以爲旌幢麾幢皆大將所有超非爲將故言假 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前書曰烏孫國王先號昆莫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後代取昆字靡彌聲相近音有輕重耳昆莫既死子孫爭國漢令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賜印綬故有大小昆彌之號焉）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三至謀見寇萊傳）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

何郤人言疾病也郤憂也論語孔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詩云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詩謂逸詩也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謂多以珍寶誘引之啖音徒濫反前書音義與啖同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

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損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及華嶠書並作揖中本或作植未知孰是也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内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酒行乃叱吏縛忠斬

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王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

續漢書曰符拔形似麟而無角

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

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領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

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

畀而遣曉說焉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大人謂其酋豪）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鞮支奉牛酒迎超（鞮音九言反）超詰鞮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由帶以上為厲由膝以下為揭見爾雅也）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劉攽曰案文正當作止）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

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
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
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
誅皆亡入海十七字本或爲七十而危須王亦不至坐
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
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
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
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

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王歲餘
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
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
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萌
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石地破白山臨蒲
類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木匈奴謂之天山去蒲類海百里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破白山見明紀也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慴響應遂
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

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以西超遂踰葱領迄縣度迄至也縣度山名縣音玄謂以繩索縣縋而過也其處在皮山國以西罽賓國之東也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緩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致猶至也蠲除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東觀記曰其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爲定遠侯故城在今洋州西鄉縣南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鄭玄注曰正丘首丘也代郡名在趙北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也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案前書曰匈奴其俗壯者食肥

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臣超大馬齒臧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也今肅州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也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

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也及臣生在今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眾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傷也不避

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
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
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
衰老彼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不仁猶不遂也）耳目
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
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
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
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
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
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
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
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録（踰遥也高祖踰謂黥布曰）
何苦而反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周禮
鄉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
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
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
國中六十免役野即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
尺從役野六尺即是野又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
六尺即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爲言六十還

之據國中爲說也。劉攽曰注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案文一字當作二十又下文禮國中當云周禮國中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匄超餘年匄乞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葬骨解見明紀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事見史記也詩云民

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大雅也汔其也康綏皆安也言先施恩惠於中國然後乃安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謂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懼括敗先請得不坐事見史記衛姬者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事見列女傳也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

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歲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胷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賜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爲都護○劉攽曰案是時但有戊校尉多己字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久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偪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當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婢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

勇字宣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也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鄯

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為
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
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
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奴
府藏斷其右臂遭天奉慈盜徼求無厭胡
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
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
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

古者謀事必就祖故言廟策也

如虓虎

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毛詩曰進厥虎臣闞

內屬會閒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
諸國備其通租焉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
車師皆懷憤怨思樂本事漢其路無從前所
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
也今曹宗徒恥於前忽貪欲報雪匈奴而不
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

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
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
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
營兵三百人今宜復置護西域副校之復置護西域副校
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
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
南彊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
如此誠便尚書閻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

為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
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
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
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
畏威今鄯善王尤還（尤還王名）漢人外孫若匈
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
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
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基母參司隸校尉崔

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以勇爲軍司馬故以將言之將音子亮反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必弱則爲患微矣○劉攽曰案文此句多一必字孰與歸其

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猒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

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思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烽燧動緣邊是為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

執歸北廣衆厲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柳中今西州縣）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

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
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
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
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
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
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
王軍就大破之（軍就名也）首虜八千餘人馬畜
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

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
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
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
爲王（且音子余反）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
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
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
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
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

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敦煌張掖酒泉河西四郡金城）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

梁慬傳

梁慬字伯威（慬音勤）北地弋居人也（弋居縣名有鐵官郡國志曰）父諷歷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爲軍司馬令先齎金帛

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人後
坐失虜意髡輸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殺之
竇氏既滅和帝知其為憲所誣徵憚除為
郎中憚富勇氣常慷慨好功名初為車騎
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
校尉憚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
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憚將河西
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憚未至而尚已

得解會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為都護西
域長史趙博為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它
乾城小慬以為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白霸
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
不聽慬既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八九千
人龜茲吏人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
萬兵反共圍城慬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
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

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而道路尚隔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慬禧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衆羌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遂詔慬留爲諸軍援慬至張掖日勒（日勒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刪丹縣東南）羌

諸種萬餘人攻亭候殺略吏人慬進兵擊大破之秉勝追至昭武（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西北）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及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慬降並慰譬遣還故地河西郡復安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縣北七里於其所置關）慬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

物甚衆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爲諸軍節度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爲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二萬餘人（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朝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又遣東太守耿夔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憧行度遼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奧鞬曰逐王破之單

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慬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慬慬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曼柏縣名屬五原郡）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慬及耿

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
惶怖遣左奥鞬日逐王詣慬乞降慬乃大
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
會熙卒于師即拜慬度遼將軍龐雄還爲
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穀貴人流不能
大鴻臚雄巴郡人有勇略稱爲名將明年
自立詔慬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
徙扶風界慬即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

將兵迎之既還慬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
輒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明
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慬與護羌校尉龐
參有詔原刑詣在龐參傳會叛羌寇三輔
關中盜賊起拜慬謁者將兵擊之至湖縣
病卒

何熙字孟孫陳國人少有大志永元中爲
謁者身長八尺五寸美鬚髯善爲威容贊拜殿中

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為御史中丞歷司
隸校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三
子臨瑾阜臨瑾並有政能阜俊才早沒臨
子衡為尚書以正直稱坐訟李膺等下獄
免官廢于家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
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奮身於
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匈奴之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楊李翟應霍爰徐第三十八 後漢書四十八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李賢註

楊終傳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

袁山松書曰時蜀郡有雷震決曹終上白記以爲斷獄煩苛所致太守乃令終賦雷電之意而奇之也 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

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徒者
萬數又遠也絶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
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
易之道也春秋昭公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鄫出奔宋公羊傳曰畔也曷爲不言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秦政酷烈違忤天心一人有罪
延及三族前書音義曰父族母族妻族也高祖平亂約法三
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太宗文帝也史記曰文帝德至盛也豈不仁哉

除去收孥相坐之律也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
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
久旱災疫未息災字或作烖牛疫病也躬自菲薄廣訪失
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
屬從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
年服役轉輸煩費及遠屯伊吾樓蘭車師

戊己民懷土思慾結邊域傳曰安土重
謂之衆庶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也
且猶怨望尚書盤庚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人
咨胥怨亳今河南偃師故曰近遷洛邑何
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毛草也爾雅曰
孤竹北土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又曰東至於泰遠西
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鉞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言不毛
荒極直論遠耳非必此地也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愁困
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留
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
第五倫亦同終議大尉牟融司徒鮑昱校
書郎班固等難倫以施行既久孝子無改
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
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
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
以介鱗易我衣裳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反待詔
賈捐之以爲宜棄珠崖救人飢
餓乃罷珠崖郡光武二十一年鄯善車師王等十六國
皆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還其侍
子厚加賞賜介鱗喻遠夷言其人與魚鼈無異也衣裳
謂中國也楊雄法言曰珠崖之絕捐之力也否則鱗

介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而已毀之勿居而已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公羊傳曰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昭公五年傳曰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言舍之與留量時制宜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論

楊終

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與音預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時太后兄衛尉馬廖謹篤自

守不訓諸子終與慶父善以書戒之曰終
閒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
屋而誅事見陸賈新語何者堯舜爲之隄防桀紂示
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白貌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歎曰
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愼也上智下
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
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公羊
傳曰晉矦殺其太子申生曷爲爲直稱晉矦曰以殺其太
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劉敞曰注稱晉矦曰以殺

其太子案今文當云曷爲爲直稱晉矦以殺殺太子
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大戴禮曰
古者八歲
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又曰爲置三少曰少保
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禮記內則曰十年出就外
傅居宿於外
學書計也十五置大傅教誨多矚禁忌故有
志漢興諸矦王不力教之稱今君位地尊重
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
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爲至戒黃
門郎年幼血氣方盛廖子防及光俱爲黃門郎
孔子曰及其壯也血氣方

剛戒之在鬬也既無長君退讓之風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此兩人所出微終灌等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之居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也而要結輕俠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馬防傳曰兄弟貴盛賓客奔湊四方畢至數百餘人皆爲食客也鑒念前往可爲寒心君房誠宜以臨深履薄爲戒廖不納子豫後坐縣書誹謗縣音懸廖以就國終兄鳳爲郡吏太守廉范爲州所考遣鳳候終終爲范游說坐徙北地益部耆舊傳曰終徙於北地望松縣而毋於蜀

物故終自傷被罪充邊乃作晨風之詩以舒其憤也並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賁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永元十二年徵拜郎中以病卒袁山松書曰侍中賈逵薦終博達忠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萬也

李法傳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

策除博士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以
爲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宜宜權重
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
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爲庶
人還鄉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
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
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
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此以上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無所不至謂諂
佞求媚無所不爲也）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己而後
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諸身而已矣
孟子公孫丑篇之言也反諸身而已言克己自責不責人也）
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爲汝
南太守政有聲迹後歸鄉里卒於家

翟酺傳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雒屬廣漢郡漳山雒水所出南入湔故城在今雒縣南湔音子田反）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

天文歷筭以報舅讎當徙日南云於長安為卜相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

春秋保乾圖曰漢賊臣名孫登大形小口長七尺九寸巧用法多技方詩書不用賢人杜口也

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移病謂作文移而稱病也）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並用威權酺上疏諫曰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時荷殊絶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

寵而以戴天履地（雷之發聲物皆同應言無是非者謂之雷同禮記曰毋雷同左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也）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郎弄神器改更社稷（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竇憲出入禁中得幸太后圖為殺害帝知其謀誅之鄧太后崩宮人告鄧悝鄧弘等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遂免鄧氏為庶人也）豈不以埶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

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謂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欲為孤犢其可得乎此作豚不同也）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軫寧無攸戒折（賈誼曰諺云前車覆後車誡也）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詩小雅曰翕翕訾訾亦孔之哀毛傳曰翕翕然惠其上訾訾然不思稱職爾雅曰翕翕訾訾莫供職也訾

音將徙反詘與訾古字通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韓詩外傳曰無爲虎傳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於位是爲虎傳翼也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已蔽行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諭君之權柄外假則必競取以爲已利猶珠出於澤中誰能不含取以爲已寶也吐猶出也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道經曰魚不可脫於泉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河上公注曰利器謂權道也理國權道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執事之臣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左氏傳魯大夫御孫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節帷帳於阜囊文帝常欲作露臺計直百金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爲遂止不作又東方朔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今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

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爲谷脩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邮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

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孟子曰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而外戚寵臣咸畏惡之延光三年出爲酒泉太守叛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郡界（劉攽曰案本文徙高作從）酺赴擊斬首九百級羌衆幾盡威名大震遷京兆尹順帝即位拜

光祿大夫遷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
五千萬經常費也 屢因災異多所匡正益部耆舊傳曰時詔
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隔并其設銷復興濟之本酺上奏
陳圖書之意曰漢四百年將有弱主閉門聽讒之禍數
在三百年之間宜升歷改憲行先王至德要道奉率
時禁抑損奢侈宣明質樸以延四百年之難帝從之由
是權貴共誣酺及尚書令高堂生等交通
屬託坐減死歸家復被章云酺前與河南
張指等謀反逮詣廷尉及杜眞等上書訟
之事得明釋卒於家益部耆舊傳曰杜眞字孟宗
廣漢綿竹人也少有孝行習
易春秋誦百萬言凡事同郡翟酺酺後被繫獄眞上
撤章救酺繫獄答六百竟免酺難京師莫不壯之著
採神鉤命解詁十二篇援神契鉤命決皆孝
酺之爲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
士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之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此言不知何據武帝大合
天下之書武帝詔曰其令禮官勸學舉遺興禮
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羊穀梁
同異上親臨決焉時更尚穀梁傳故此言六經也石渠
閣名昭帝時博士弟子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
帝時詔無置弟子員以廣學者故言以萬數也光

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頹廢至爲園援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卒從之酺免後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爲酺立碑銘於學云

應奉傳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爲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廉約已明達政事

華嶠書曰華仲少給事郡縣爲吏清公不發私書舉孝廉尚書郎轉右丞遷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賞罰必信吏不敢犯有梓樹生於廳事室上事後母至孝衆以爲孝感之應時竇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賂遺憲憲敗後咸被繩黜順獨不在其中由是顯名爲將作大匠視事五年省費億萬汝南記曰華仲妻本是汝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食飲羸露日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爲此禍因遣歸家更嫁爲華仲妻華仲爲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

傍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它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爲郎毋與書皆不荅與衣裳輒以燒之毋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它詞請朗朗至見毋再拜涕泣因起出毋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爲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耶因此遂絕也 **生子皆有才學中子疊江夏太守疊生郴武陵太守郴生奉奉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

時人奇之 謝承書曰奉少爲上計史許訓爲計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晝頓暮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潁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劉攽曰注奉少爲上計史許訓爲計掾案史當爲史摠而言掾史皆史別而言之不同上計有史有掾也 **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袁山松書曰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 大將軍梁冀舉茂才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詔下公卿議**

四府舉奉才堪將帥四府解見皇后紀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側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武陵蠻復寇亂荊州車騎將軍馮緄以奉有威恩爲蠻夷所服上請與俱征拜從事中郎謝承書曰時詔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恣鑊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悉燋爛以刷國恥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序重任奉之廢興期在於今賜奉錢十萬駮犀方具劒金錯把刀劒革帶各一奉其勉之奉勤設方畧賊破軍罷緄推功於

應奉

奉薦爲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爲名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左傳襄王將以狄女爲后富臣諫曰不可狄國貪惏王又啓之王不從狄人伐周襄王出奔。劉攽曰注富臣案臣當作辰漢立飛燕成帝胤嗣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爲其不受命也出有惡疾不娶

棄於夫也世有刑人不娶棄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廢人倫也　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禍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諸公多薦舉會卒子劭

劭字仲遠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字仲遠續漢書文士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劉攽曰注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案文多一曰字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為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眾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為烏桓與鮮卑世為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鮮

卑隔在漠北犬羊爲群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爲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爲此也朝家猶國家也公羊傳曰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沖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

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爲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畧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牢稟

食也或作勞勞功也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奬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畧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三年 高肇并遷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衆入郡界劭糾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邨郡內以安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

從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當德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頴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緣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駮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

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爲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犯化之罪固重犯亂之罪爲輕書

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阻寺也左傳曰衛州吁阻兵而安忍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召忽齊大夫子糾齊襄公之庶子也子糾與小白爭國子糾被殺召忽亦死之遂死之論語孔子論召忽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朝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前書鼂錯爲御史大

夫改更律令諸侯誼譁錯父聞而非之曰劉氏安而鼂氏危矣遂飲藥而死史記曰趙母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奢死趙欲以括爲將母謂趙王曰王以爲括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計決矣括母曰王終將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許諾及括敗王以母先言竟不誅也而班固引之以爲鼂錯贊詞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言僕妾之致死者顧由無計慮耳語見史記欒布傳贊也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左傳鄭大夫游吉之語是時春一草枯則爲灾秋一木華亦爲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

活當死之次玉其爲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周禮小司寇職鄭司農曰親宗室有罪先請也故謂舊知也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功謂有大勳也貴謂若今墨綬有罪先請也勤謂憔悴國事賓謂二王後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心定罪解見霍諝傳也此爲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劭凡爲駁議三十篇皆此

類也又刪定律令爲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劉攽曰案文多一也字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禮記曰夫禮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爲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事見前書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辟以來莫或茲酷或有也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司徒即丞相也總領綱紀佐理萬機故有都目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漢舊儀有常侍曹二千石曹戶曹主客曹三公曹也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爲之節文復音複重音定容反又集駮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

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即東觀記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緊自謂必合道衷緊音烏兮反緊猶是也心焉憤邑聊以藉手藉音自夜反昔鄭人以乾鼠爲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緡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旃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琢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遇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

應劭

賈曰欲之出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戰國策亦然今此乃云鄭人以乾鼠爲璞便與二說不同此云乾鼠彼云未腊事又差舛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之衣釁之以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竪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旃之也緡音襲緹赤色繒也楚詞曰襲英衣兮緹緡謂鮮明之衣

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左傳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凡百君子莫不代匱杜預云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蕉萃憔悴古字通是用敢露頑才厠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

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惟因萬機之餘
暇游意省覽焉獻帝善之二年詔拜劭爲
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沒
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
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
所立初父奉爲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
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録爲狀人
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
以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
世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
解漢書皆傳乎時後卒于鄴弟子瑒璩並
以文才稱華嶠書曰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珣生瑒
魏志曰瑒字德璉瑒弟璩字休璉咸以文
章顯也
中興初有應順璩者生四子而寡見神
光照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
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應順將作大匠子疊江
夏太守疊生郴武陵太
守郴生奉從事中郎奉生劭車騎將軍掾
劭弟珣司空掾珣子瑒曹操辟爲丞相掾

霍諝傳

霍諝字叔智魏郡斥人也少爲諸生明經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爲妄刊章文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厚恩愍舅光冤結前者溫敎許爲平議雖未下吏斷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獨踊躍私自慶幸諝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許止許悼公之子名止也公羊傳曰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乎弑也許悼公是止進藥而殺是以君子加弑焉公是君子之赦止赦止者免止罪之辭也何休注云原止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是原情定過也又曰晉史書趙盾弑其君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太史曰爾爲仁爲義人殺爾君而不討賊也非弑君如何此赦事誅意也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脩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譬如面焉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斯蓋謂大小嵒隆醜美之形至

於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詘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寃澀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論遵依常徹無所規求也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刋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羈冒死禍以解細微壁言猶療飢

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絶咽喉豈可爲哉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以其愈充腹而與餓死者同患也附子烏喙根同而狀異也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革天應枯旱前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我老久累丁壯乃自經死姑女告吏曰婦殺我母吏驗之急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太守竟論殺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自祭孝婦墓天立大雨歲熟

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雨觀之下天有紫微宮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宮象天而爲之兩觀謂闕也傷

和致灾為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
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寃謗無徵
反不得理是為刑宥正罪戮加誣侵也不
佩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
無二言行動天地舉厝移陰陽誠能留神
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于公東海人為郡決曹決獄平其閭門壞父老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蓋車我決獄多有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子定國為丞相孫永御史大夫

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高謂才
志即為奏原光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
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
誘殊俗甚為羌胡所敬服遭母憂自上歸
行喪服闋公車徵再遷北海相入為尚書
僕射是時大將軍梁冀貴戚秉權自公卿
以下莫敢違牾諝與尚書令尹勳數奏其
事又因陛見陳聞罪失及冀誅後桓帝嘉
其忠節封鄴都亭侯前後固讓不許出為

河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官子
雋安定太守

爰延傳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清苦好學能
通經教授性質慤少言辭縣令隴西牛述
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爲廷掾范冊爲功曹
濮陽潛爲主簿（濮陽姓也）常共言談而已後令
史昭以爲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

不知郡縣在事三年州府禮請不就桓帝
時徵博士太尉楊秉等舉賢良方正再遷
爲侍中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
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
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
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
非（前書曰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帝曰昔朱
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

朱雲字游成帝時上書求見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人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朝廷如何耳上意乃解及後當脩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劉放曰昔朱雲廷折欄檻案文廷下少爭字拜五官中郎將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守徵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常特晏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無為上故天以為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昔宋閔公與彊臣共博而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灾（公羊經書宋萬弒其君捷傳曰宋萬嘗與魯莊公戰獲于莊公歸舍諸宮中數

月然後歸之與宋閔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雋也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絶其脰 武帝與倖臣李

延年韓嫣同卧起尊爵重賜情欲無歇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

伏其辜 李延年中山人也武帝時延年女弟得幸號曰李夫人延年善歌舞爲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卧起弟季與中人亂出入嬌恣上逐誅延年兄弟韓嫣韓王信之曾孫也武帝爲王時與嫣相愛後位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卧起出入永巷以故聞被誅 夫愛

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

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

爵人以甄其德 甄明也 善人同處則日聞嘉

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

友損者三友 論語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邪

臣惑君亂妻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

非所行則歡於目故令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

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

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事見逸人傳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爲貴以卑爲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官官之敝使積善日熙熙廣也佞惡消殄則乾灾可除帝省其奏因以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復特徵不行病卒子驥白馬令亦稱善士謝承書曰興字驥

徐璆傳

徐璆字孟本璆音仇字孟玉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遼將軍有名於邊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寬裕博學習孟氏易春秋公羊傳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璆少博學公府舉高第袁山松書曰璆少履清高立朝正色稱揚後進惟恐不及稍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爲南陽太守因埶放濫臧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爲國不敢聞命太

后怒遽徵忠爲司隸校尉以相威臨瑣到州舉奏忠臧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臧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元年與中郎將朱儁擊黃巾賊於宛破之張忠怨瑣與諸閹官搆造無端瑣遂以罪徵有破賊功得免官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化行獻帝遷許以廷尉徵

當詣京師道爲袁術所劫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乃歎曰冀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龔勝字君寶楚人也好學明經哀帝時爲光祿大夫乞骸骨王莽即位遣使以上卿徵勝不食而死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哀帝時爲司隸校尉王莽輔政誅漢忠臣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皆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衛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銀爲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山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二次高祖即位乃佩之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璽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乃帶璽級杜吳殺莽不知取璽更始將

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更始奉璽上赤眉建武三年益子奉以上光武孫堅從桂陽入雒討董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得璽舉以向肘魏武謂之曰僭盜意乃拘堅妻求之術得璽舉以向肘魏武謂之曰我在不聽汝乃至此時璆得而獻之 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君遭大難猶有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後拜大常使持節拜曹操爲丞相操以相讓璆璆不敢當卒於官論曰孫懿以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酺資譎數取通而終之以蹇諫豈性智自有周倫先後之要殊度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劭采章爲盛及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璆應對辯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斯固辭之不可以已也 左氏傳孔子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贊曰楊終李法華陽有聞 益州古梁州之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注曰北拒華山之陽南拒黑水故常璩叙蜀事而謂之華陽國志焉 應克聰

亦表汝墳注周禮曰水涯曰墳翟酺詐懿霍諝請舅延
能訐帝璆亦牾后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